

同“非网络文学”比肩的标志

——评《蒙面之城》的语言

于根元

提要 网络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是网络语言发展的重要实绩。是网络语言冲击波群里有力的一波。《蒙面之城》讨论的是社会人生这个话题，而且是从不同一般的角度来观察和探寻的，它的语言在深刻这一点上就更加鲜明。小说在比喻、通感和人称变换方面有不少创新。当前中国网络语言有些类型的主要问题是文明不够，中国不少人说话“含草（‘操’的谐音）量”太高。《蒙面之城》的“含草量”也很高，似乎落入了某些畅销小说的俗套。

关键词 网络语言；蒙面之城；非网络文学

2000 年 6 月到 2001 年 6 月，中国大陆展开了关于网络语言的比较集中的争论，有三百多个媒体参加。许多人对中国的网络语言提出质疑；还有许多人希望中国的网络语言迅速发展，并且尽快拿出高水平的实绩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网络长篇小说《蒙面之城》，“完全超越了以痞子蔡为龙头的《亲密接触》阶段”、“与成熟的文学载体刊登的成熟作家的成熟佳作相比，也毫不逊色”的《蒙面之城》。这无疑在网络语言冲击波群里又加入了有力的一波。

《当代》2001 年第 1 期刊登了宁肯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上部，同时刊登“编者按”：

从本期起，本栏目名称由“网事随笔”改为“网络文学”。

去年栏目创建时，我们自以为先锋，已经想到“网络文学”的发展会如此迅猛，会超越了“随笔”所能涵盖的空间，但我们没有想到“网络文学”的水平提高速度也会如此迅猛。仅仅半年，我们就惊奇地发现，宁肯的《蒙面之城》不仅完全超越了以痞子蔡为龙头的《亲密接触》阶段，就是与成熟的文学载体刊登的成熟作家的成熟佳作相比，也毫不逊色。为此，我们祝贺并感谢首发《蒙面之城》的“新浪网”的同行，更衷心祝贺并感谢关心和支持“网络文学”的网友。

当然，我们首先要感谢作者宁肯，我们相信这个陌生的名字很快就会为大家所熟悉。因为他正在给我们树立一个标志——“网络文学”同“非网络文学”比肩的标志。

《当代》第 2 期刊登了《蒙面之城》下部，同时又一次刊登了文字同第 1 期基本一样的“编者按”，还揭晓《蒙面之城》上部成为“《当代》文学拉力赛”2001 年第一分站长篇小说冠军得主，五位评委有四位投了《蒙面之城》的票，并刊登了评委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第 1 期刊登并参评的还有毕淑敏的长篇小说《血玲珑》这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第 3 期还揭晓：《蒙面之城》下部成为“《当代》文学拉力赛”2001 年第一分站长篇小说

说冠军得主。五位评委有三位投了《蒙面之城》的票。该期还刊登了评委的评语。

《蒙面之城》约16万字。分午门、岩画、西藏、飞地、冰川、旧梦、情人、朋克、地下室、红方、时间、结局或开始十二章。时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年光景。情节从北京（叫B城比较合适）展开，经阴阳界（在秦岭，大概属四川）、西藏，最后集中在深圳（叫S城比较合适）。主人公马格，B城青年，出生于书香门第，高考故意落第，自己走入社会，把读者从B城引入阴阳界、西藏、S城。马格用独特的眼光看待世界。他为许多人看不透，在S城，“即使他背着吉他，人们的目光似乎也很难认同他。”（2期132页）他也不要人家看透。他说“我就不希望人家把我看明白了”。（2期130页）他是蒙面人。他看的城市，同许多人看的不完全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看透也为许多人看不透，城市也是蒙面的。认识人生本来就是令人困惑又令人着迷的课题。小说并不散漫，小说赞美西藏的大自然和自然的人们。小说写到西藏卡兰有一块一些内地去的文化人的飞地，后来其中不少人到了S城经商，更把飞地扩大了。在S城，马格们有一块飞地，他们住在地下室。关于S城，果丹说“人也在被复制。……你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绷得紧紧的，走路都是疾行，像是成批的赝品。”（2期113页）如同林因因把工作室放在地下室，“要反抗这种日益扩张的赝品的现实”（2期113页）。小说带领我们探索的不只是地域的空间，更是精神家园的空间。

评委肖幼玮说：“马格这个人物吸引了我。他不是多余的人，也不是痞子、混混，他居高临下，带着悲悯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下决心不走世人通常走的路，可他又不知应走什么路，就像失去方向的孤鹰，只是不停地飞。他是自己心灵的探寻者，是社会人生的探寻者。”（2期205页）小说的确写到马格不知方向，说他“仿佛又一次回到零的状态，又一次回到他漫长的没有方向的前途”。（2期132页）马格还问过：“爱又怎样？爱能解决一切吗？”（1期172页）但是小说还是告诉了我们马格探寻的方向。小说写道：

寂静。但天越来越低。大群黑云像岛屿一样漂浮着，碰撞着，合而复开，阳光由于受阻更强烈地透射，形成万道光柱，直落地面。马格几乎是在云层中行走，在光影中跋涉。天幕剧烈晃动。马格像豹子一样奔跑起来，他不知为什么要奔跑，一如豹子出于对天空的本能。

雪终于下来了。哪里是雪，简直像冰雹。不过要真是冰雹马格就完了。是雪粒子，黄豆大小，马格伸手就接了一捧。他飞跑，往有阳光的地方跑，穿透雪雾仍能看到远处依稀的阳光，人逐阳光而行，天性使然。总不能坐以待毙，让雪埋了。巨大的恐惧使马格现出野兽的神情。令他惊心的是阳光竟然越跑越暗，以致他突然把阳光跑没了！直到这时他才突然醒悟，他跑的方向原来也是云的方向。他幡然回跑——究竟什么使他具有如此的直觉本领，多少年后他都无法搞清——他对了，不久他就发现亮度有了变化，虽然眼前仍然朦胧如大海之底。光线越来越亮，就要见到天日。马格干脆停下了脚步，气喘吁吁，伫立于急雪之中。他不用再跑了，因为他已亲眼看到如注的阳光正向他射来，蓦地一道骄阳斜刺里切入雪雾，仿佛腰斩了大雪。马格一半在雪中，一半在阳光中。（1期131-132页）

类似但更进一步的描写是马格在S城海边的夜泳：

动荡。漂泊。无尽头地向黑暗跋涉，就像他的一生。他没有任何恐惧。他挑战黑暗，忘记了时间。他几乎是在向月亮游去。一阵巨浪打来，他突然失去了月亮，喝了好几口海水，这是预感的灭顶之灾吗？也就在这一刻，他开始发力。当他再次看到月

亮，他的心释然了。他还是要回去的，他想。（2期121页）

马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几乎有了新的冲动，某种奇妙深邃的音乐动机击中了
他：相爱，穿越黑暗，进入月光……（2期154页）

这大概是作者给我们解读马格、解读这部小说以及这部小说语言的主要的钥匙。马格追求真诚的“相爱”，他身边本来就有黑暗，他要了解黑暗，记得黑暗，“穿越黑暗”，“进入月光”。他“穿越黑暗”时的恐惧感也逐渐消失。小说的语言也因此而丰富。

作者还借成岩和杜枫从几乎相反的两个方面评价了马格：

一个星期来他（成岩）的心颇不平静，马格出现在红方酒店让他意外，许多天他在考虑一个问题：他怎么总也摆脱不掉这个人呢？这个人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让他这么狼狈？他到底有什么？他为什么一见到这个人心就开始发抖，或者发霉？如果说他仅仅是诗人时内心是虚弱的，那么他现在有钱了，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为什么依然感到虚弱？（2期151页）

马格演唱了两首新写的歌《预感》和《暗室中的太阳》，杜枫叹惜马格惊人的才华，感叹他那种神秘的穿透黑夜的人性的光芒，并不复杂，几乎没有技巧，非常单纯，但又是神奇的。这是个灵魂的歌手，充满记忆、黑暗和阳光，他注定会横空出世。没有什么能难得住他，天才从来不会就范现实的任何秩序，任何价值取向对他都无效。（2期153页）

马格胜过成岩的是：“相爱，穿越黑暗，进入月光……”。杜枫是S城音乐界的大腕，马格“希望与杜枫建立一种朋友关系而非契约的关系”（2期153页）。杜枫的评价，或许也是作者这部小说语言的美学追求：“并不复杂，几乎没有技巧，非常单纯，但又是神奇的。”

评委肖幼玮说：“我从来不认为网络文学同传统的书本文学有什么不同。从本质讲，它们都以文字面对读者。只不过，一个以电子网络为载体，一个以纸本为载体。”（2期205页）

网络文学同传统的书本文学应该是不同的。这部小说首先贴在网上，作者自然会有考虑，或许也是跟书本文学一种有意的疏远而对网络沟通的更加重视。评委王石的视角比较好，他说：“民间是真有高手，作品好不好与来源无关。”（2期204页）

二

2001年7月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崔永元《不过如此》里，刘震云的《关于崔永元》说：“……生活中的一切改变都自说话和说话方式的改变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许这才是崔永元对生活的贡献？……说话方式的改变不仅在怎么说——说话是否幽默和智慧，比这更重要的是说什么——对世界及话题的选择，及在选择的部分中，能否找到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谈话节奏。”（6页）

《蒙面之城》的语言具有网络小说语言的许多特点，清新、诙谐、人情味比较浓、深刻、尖锐、简洁。但是《蒙面之城》讨论的是社会人生这个话题，而且是从非同一般的角度来观察和探寻的，它的语言在深刻这一点上就更加鲜明。这种深刻不是圣人说教，而是集中表现在寓于情节和叙述中的不同寻常的议论，引起人们的许多联想和思考。例如：

男人与男人，就像女人与女人之间往往有天然的敌视成分，特别当他们都优秀的时候。（1期150页）

男人，特别是优秀的男人，也就更具有动物的特征。（1期156页）

(果丹)很久没这样一个人在夜行火车上旅行了。一个人真好,全是陌生人,没有熟人之累。阅读、幻想、凝视窗外、一声不用出,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用面具,没人会在意你什么样的表情。你的忧郁、微笑、梦想。甚至默默低语都与别人无关,就算你轻度精神病别人也会视而不见。(2期111页)

他(马格)看见了帝王大厦,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它翡翠的颜色让他想到死亡,或者人们不是出于希望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建造了它?所有高大的事物本质上都是恐惧的虚弱的,垃圾场才是真实的,坦荡的,直面天空的。(2期132页)

尊重别人并不意味着要蔑视自己,事实是蔑视自己的人也不可能构成对别人的真正的尊重。(2期154页)

第三例说的也是一种体验。人不是什么时候都希望说话的,有很多时候止语,这也是一例。如果说,就跟人说上几句,用不着先了解对方三代历史。第四例让人想得更多:一尘不染是比喻,纯洁什么什么是口号,金碧辉煌是人工的。大自然有黑夜有白天,日常的生活里一定有垃圾,有垃圾“才是真实的”。

主人公马格的视角常常与众不同,如“他喜欢看一些事物的背部。寺院背部庞大而凌乱,像一支散乱的军队。像炊烟升起之时。而正面看,寺院衣冠楚楚,非常宏大”。(1期129页)“她(果丹)的生活、阅历、受的教育都使她无法理解马格。你把他当成熟的男人看,他身上充满了孩子气,你居高临下当然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你生活的破绽”。(1期149页)这也是作者的视角,常常与众不同。这些,还形成了这部小说新奇的寓言风格。

小说涉及面很广,爱憎程度也不同,笔触也不同。有时候写惊心动魄,如前面说的马格立于雪和阳光之间等,再如“天黑下来,他早早钻入了睡袋。以往他睡在路边,这是第一次在原野深处。他就望着星空。他凝视着,甚至也是差不多聆听着,飞翔着,他进入了星云,暗物质,与环宇一同旋转。他看到自己孤零零地倒挂在地球上,旋转,飞转。他张着双臂大声呼喊,唯恐他的星球把他甩入黑梦般的宇宙深渊,那样他就不仅成了人间的流浪汉,还是宇宙的流浪汉。他呼喊,他大叫,他痛哭”。(1期131页)有时候有很多柔情,如“外面传来牛哞哞的叫声,听得出这是早晨的叫声,它们在告诉世界:天亮了”。(1期135页)

这部小说的“说什么”不同一般,“怎么说”在更加深刻的同时,也有不少创新。例如:父亲目光很悠远,有点迷茫,历史般的迷茫。(1期115页)

他(马格)的头发飘动,几乎是被阳光掀动的。……他看到了布达拉宫……白色宫墙上的黑色排窗深邃如强光中的黑键。……除了宫殿寺院展示出绛红色,整个城市是白色的,高音般的白。黑色雕窗是神秘的低音部分。(1期128页)

高原缺氧,呼吸短促,他挑战自己,像病马那样呼吸,直到满眼太阳黑子,甚至把整个太阳看黑。(1期129)

第一例用“历史”作喻体。第二例的比喻加通感很新奇,如“高音般的白”和“黑色雕窗是神秘的低音部分”。联系第1期131-132页的“马格一半在雪中,一半在阳光中”和多次类似的描写、评论,就会觉得这样的比喻和通感含有深意:白和黑组成世界,高音和低音组成音乐。第四例的“把整个太阳看黑”,用的是观察者主动的写法,联系到上面的“他突然把阳光跑没了”“他突然失去了月亮”,可以看出作者常常用“人本位”的视角。此外,

新时期的小说在人称变换方面有了许多变化，但下面这样的变换可能还属于创新：

以我的角度，马格当然是今天的主角，何萍她安排了一场好戏，特别她见到我或者那个叫“果丹”的女人之后，她就更希望马格尽快到来。现在果丹就坐在何萍对面，她们已匆匆握过一次手，是在我与成岩刚到的时候。那一刻我注意到何萍的眼睛微微跳了一下，她也同样。不，不是她们相似，而是截然不同。如果说何萍光彩照人，那么果丹显然正好相反，果丹沉静富于质感。何萍总是盯着果丹，不仅因为她握有秘密，主要是她想见见马格喜欢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她见到了。一个同她截然不同的女人。（2期147页）

同样马格与成岩握了手，成岩旁边的位子空着，那是我的位置。马格在穿过大厅时果丹去了洗手间，她无法面对久别的迎面走来的马格，她怕止不住自己，她远远看到他已感到眩晕，恍如隔世。它必须离开，她的脸因激动在发烧，她要到洗手间平复一下自己。我悄然回到座位上，酒正喝得热闹，我像尘埃那样无声无息。马格看到了我，没说什么，这家伙的泰然自若让我怦跳的心安静下来。（2期148）

这两段的叙述者都是果丹。不仅其中的“我”是果丹，就是“她也一样”“她无法”“她怕”“她远远”“她的脸”“她要到”里的“她”也都是果丹。

评委王义军对《蒙面之城》语言的评价：

我最感兴趣的是宁肯的语言，可以肯定的是，宁肯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是太长，这就使得《蒙面之城》的语言相对地没有被“文学”所污染，干净利落，这在时下是极为难得的，而宁肯对于语言又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直觉，因此，他的语言透出令人喜爱的质感，是词语对事物的惊奇对接与碰撞。（2期204页）

以上评价一是对老一套的模式化甚至是高级的、熟练的、流行的模式化语言的批评，二是对鲜活的哪怕是还生疏的语言的赞赏。文学界有这样一批思想活跃的行家当评委，文学作品语言的发展总有一些希望。《蒙面之城》遇上了比杜枫还高明的伯乐，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的幸运。

三

同上面王义军的赞扬异曲同工的是评委王石的批评：“下半部露出了规范文人腔的内囊，那种网络写作在语言上的散漫和放荡，已经所剩无几，让人感到遗憾。”（3期207页）王石的具体评价，还可以商榷，但是评价的标准和态度是对的。王石还说：“……一路上吸引美女无数，明显入了类似影视片的俗套，有些可惜。”（2期204页）批评得也很尖锐。小说末尾写马格并没有同盯上他的一个妓女如何，似乎要说马格先后跟几个美女如何并不是乱来，但是这个末尾没有力量，像是光明的尾巴。

当前中国有些类型的网络语言主要问题是不够文明，这也反映了中国许多人语言的不文明，中国不少人说话“含草”（‘操’的谐音）量”太高。据说北京工体足球赛拒绝京骂之后情况大有好转，可是2001年7月北京国安同上海申花在上海的一场比赛，京骂“此起彼伏”。《蒙面之城》的“含草量”也很高，似乎落入了某些畅销小说的俗套。例如：

“你丫不会抽别抽，”波罗拿下马格的烟。（1期106页）

（波罗）“你丫真他妈有病。”（1期106页）

（老大马林）“操，什么事！”（1期111页）

(阴阳界铁路站长,老头)“操操你八辈祖祖祖宗,你北京有什么可牛牛牛逼的……”(1期117页)

(叙述马格)女人他妈的也许把他当成了猩猩或毛猴了!(1期121页)

(马格对林因因,林因因为年轻女性)“喔操还不让动。”(1期125页)

(S城文化界经纪人朱加,年轻女性)“我操”。(2期110页)

(S城)“傻逼,下去!”有人大喊一声。这是常有的事。侯马对着话筒回了一句“傻逼”,这是新手演出的见面礼,然后就开始唱了。(2期128页)

(1996年12月25日圣诞节S城八支乐队汇演)在众人的嗷嗷乱叫声中,主唱返台又“操”了下面几句,“操”了调音台几句,上下又乱“操”了一通。(2期141页)

这人假意推辞了几句就欣然即兴发泄起来。歌词竟是一连二十几个“我操你妈——我要操——我操你妈——我要操——我操你妈——妈——”然后摔下台去。(2期142页)

第二首是献给Kurt Cobain(柯特·科本)的“傻B Punk”。又是三个和弦,词听不太清楚,喉音唱法,很聪敏。唯一能听清的是每段四句话结束时,所有乐器都停下来,然后主唱唱道:“傻B Punk!!”夹着一些嘶叫。到底是女同志,叫得很尖。(2期142页)

小说借马格同意了杜枫对中国朋克的批评,杜枫指出朋克“实际上它不是肮脏或低级”(2期144页)。但是同样没有力量,也像光明的尾巴。或许这些是《蒙面之城》为了探寻更重要的东西而设计的面纱?

A Sign of Matching with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A Comment on the Language of *The Masked City*

Abstract The novel *The Masked City*, born in internet, is a sign of matching with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Its language is an actual development of net-speaking, just like a powerful wave in the net-speaking ocean tide. What *The Masked City* discusses is the topic about social and life. The novel’s observation has his own point of view. Therefore, the novel’s language is pretty sharp and deep going. The novel’s language brings forth a new way in figurative, feeling-change and person-change. 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some speech on the net is not very elegant, not very few people in China now speak harsh or rough to the touch, so do the author of this novel. The styl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The Masked City* also follows the popular literature conventions.

Key words internet language; *The Masked City*;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于根元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